

新見「反𠂔半鉞」布權與有關問題探研

——由布權的𠂔說到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、

𠂔、𠂔及𠂔、𠂔、兼、廉等字*

黃錫全

(鄭州) 鄭州大學漢字文明研究中心

摘 要

新見一枚布權，銘文為「反𠂔半鉞之冢（重）」，是稱量當時「半鉞」的標準布權。𠂔就是見於《說文》篆文的「𠂔」。《說文》古文「𠂔」（𠂔）及傳抄古文「𠂔」（𠂔）字所从為「𠂔」或「𠂔」變。傳抄古文「兼」（𠂔）和「謙」（𠂔、𠂔），从𠂔省和𠂔省變。清華簡《繫年》「飛廉」的𠂔字，與傳抄古文「𠂔」从「林」作𠂔者類同，當為𠂔或𠂔之古文，讀為廉。權銘「反𠂔」為地名，根據出土地點，應與「反原」或「阪泉」，及《山海經》所記「鹽販之澤」的「鹽販（阪）」有關，在今山西運城鹽池一帶。

關鍵詞：新見、反𠂔、布權、鹽池、探研

* 本文初撰於二〇一五年四月，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修改。二〇二〇年三月投稿《中國文字》後作了改訂。

Research on relevant issues about newly discovered “*fanganbanjin* (反昔半鉞)” on a *buquan* (布權)

Huang Xi-quan

(Zhengzhou)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Inheritance, Dissemination and Education of
The Chinese Characters Civilization of Zhengzhou University

Abstract

The Inscriptions named “*fanganbanjinzhihong* (反昔半鉞之冢 (重))”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*buquan* (布權), it fabric weights for the “*banjin*” weights, and it was a standard *buquan* (布權) at that time.

“*gan* (𠂔)” is *Xiaozhuan* (小篆) (a form of ancient calligraphy) in a book named *Shuo Wen* (《說文》). The ancient form “*lan* (籃) (𦉑)” in *Shuo Wen* (《說文》), and ancient form “*lan* (藍) (𦉑)” they are copying ancient form, they all have a part of “*gan* (𠂔)” or “*gan* (替)”, and this part of form has changed.

“*jian* (兼) (𠂔)” is a Copying ancient form and the word “*qian* (謙) (𦉑、𦉑)” has a part of “*gan* (𠂔)” it was reduced and a part of 𦉑 has changed.

Similarly, the word “𦉑” of “*Feilian* (飛廉)” in Tsinghua bamboo slip, and copying ancient form “*lan* (藍)” is 𦉑, they all have a part “*lin* (林)” of the word 𦉑, therefore “𦉑” should be a ancient form “*lan* (籃)” or “*lan* (藍)”, which read “*lian* (廉)”.

“*fangan* (反昔)” means a place-name in the Inscriptions, According to the site of excavation,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“*fanyuan* (反原)” or “*banquan* (阪泉). It also should be related to “*yanfan* (鹽販 [阪])” of the Book of Mountains and Seas (《山海經》), the place in the area of Yanchi in Shanxi Yuncheng, presently.

Key words: newly discovered, *fangan*, *buquan*, Shanxi, Research

筆者近年新見一枚著錄布權，格外引人注目。此布圓首圓肩，首中有一較大穿孔，形狀與橋足布中的「安邑半釐」、「陝半釐」、「盧氏半釐」、「共半釐」等類似。銘文有六字。為王釗先生藏品。編者認為：「此品僅見，當為釐布之權，返邑或代蒲返」。¹

據筆者見到的彩圖及拓圖，此布為紅斑綠鏽，通高三點五、肩寬二點三、足寬二點四、首孔徑〇點六釐米，重十一點二五克。據云出自山西運城附近。²



拓圖



彩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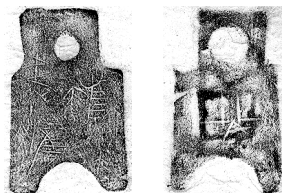
摹本



電腦反相處理

根據銘文內容，這是一枚稱量某種「半釐」橋足布的布權。類似者還見有下列數種：

一、一九九九年山西發現一枚，首有一圓孔，通高四點六、肩距二點七、足距二點九釐米，重二十六克。文字為刻銘。面部中間有一「公」字。背面有四字，我們曾試釋為「灋聿韋雍」，似為「法律衛權」或「法律範權」。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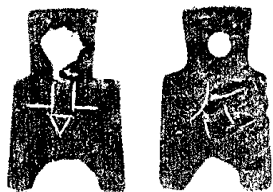


二、前列崔淳、唐洪玉編著《寒鴻軒禧泉集拓》頁二四著錄一枚面文為「公」、背文似「六」的布權，稱「公權布」。此布也類似橋足布，首中有一孔。據拓圖，通高三點八、肩距二點二、足距二點六、孔徑〇點六至〇點九釐米。據崔淳先生告知，重二十三點八克。

¹ 崔淳、唐洪玉編著：《寒鴻軒禧泉集拓》，上冊，頁25，為新婚之喜紀念拓圖冊，2015年10月1日印行。2015年4月22日筆者為此書題簽，見到此權。

² 2017年11月16日朱安祥、崔淳先生轉告王釗先生所稱重量及發現地點，不勝感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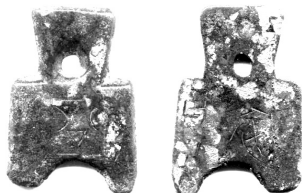
³ 黃錫全：〈新見布權試析〉，刊於《揖芬集——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》（上海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2年）。收入黃錫全著：《先秦貨幣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年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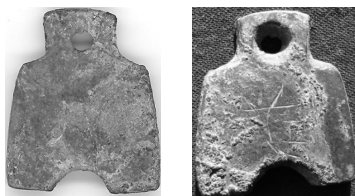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天津歷史博物館藏有兩件稱為扁方鼻紐權，形似橋足布。一件上有銘文「梁府」(陰文)二字，高三點五、寬二點四、厚〇點四釐米，重二十二點九克。另一件上有「半」字(陰文)，高二點六、寬一點九、厚〇點一五釐米，重十克。兩枚可能是稱量一釐和半釐的布權。⁴



四、二〇〇二年，筆者見到一枚面文為「公」，背文為「安陽」的布權，與上列形狀類似，重量不詳。記不清是哪位藏家藏品。



五、北京董瑞先生收藏一枚類似橋足布的布權，正面刻文似「公」，背面刻文為「市」字。重量不詳。⁵



另外，有一種所謂錢牌，方形或長方形，上有半環，環內有圓孔，銘文有

⁴ 杜金娥：〈談西漢稱錢衡的砝碼〉，《文物》1982年8期。又見《天津歷史博物館藏中國歷代貨幣》（天津：天津楊柳青畫社出版，1990年），頁54圖。

⁵ 面文所謂的「公」，過去有不同看法，考慮到不同名稱（包括地名）上有此字，也有可能表示公允、公正。

「宅陽四命」、「露十命」、「皮氏六命」等，我們認為即稱量四枚「宅陽」、十枚「露」、六枚「皮氏」方足布的布權。其中「宅陽四命」重二十克，一枚重五克，正好是「宅陽」方足布的平均之重。⁶



這些均是稱量當時流通貨幣的權。

新見這枚布權，根據文義及字形，銘文第四字、第六字雖較模糊，但為「釵」、「冢（重）」二字無疑。如下列之形：⁷

1 釵

	橋形布	安邑二	釵	貨系 1263
	橋形布	安邑二	釵	鐵雲 21
	橋形布	安邑一	釵	鐵雲 26
	橋形布	陰晉半	釵	先秦編 219
	橋形布	共 半	釵	先秦編 209
	橋形布	陰晉一	釵	三晉 137
	尖足小布	北 茲	釵	聚珍 196
	尖足小布	北 茲	釵	三晉 44
	橋形布	言易二	釵	貨系 1377

⁶ 黃錫全：〈新見一枚「宅陽」布權〉，《中國錢幣》2004年2期。陳劍先生讀「命」為「錢」，說見陳劍：〈關於「宅陽四釵」等「布權」的一點意見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6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。

⁷ 見吳良寶編纂：《先秦貨幣文字編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「釵」，頁207-208。湯餘惠主編：《戰國文字編》，「冢」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620。湯志彪編著：《三晉文字編》（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第三冊，頁1336-1344。李家浩：〈戰國時代的「冢」字〉，《語言學論叢》第7輯（1981年）。

2 冢(重)



陶彙 3 · 945



陶彙 6 · 25



金村銅鈐



中山圓壺



十三年上官鼎



荼鼎



侯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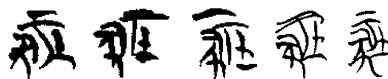
侯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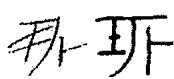
中山圓壺圈足



乍冢壘戈



溫縣盟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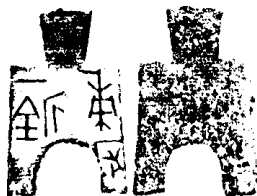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十年冢子戈

十八年冢子戈

「冢」字右旁所從的「卜」可能是飾筆，與上列兩件韓戈簡省的「冢」字類似（分別見於《古文字研究》27第322頁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17.11376），而不是从「土」。

權銘第一字為「反」，沒有疑問。「又」形下方撇出一筆，見於三晉及燕系文字。⁸如下列橋足布「甫反一鉞」⁹：



⁸ 燕器王后鼎「反」可參見湯餘惠主編：《戰國文字編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181；璽印「返」見羅福頤主編：《古璽彙編》2825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1年）。

⁹ 可參見吳良寶編纂：《先秦貨幣文字編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41。《中國錢幣大辭典·先秦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），頁212。

第二字𦰩，下部所从𦰩比較清楚，「口」中有一小橫。「𦰩」形上从「艸」，尤其是照片很清楚，彩圖左側「𦰩」之上部左邊似為一撇者不是文字筆劃。从艸、从𦰩，就是「𦰩」字。¹⁰

《說文》：「𦰩，甘草也。从艸，从甘。」《唐韻》古三切。段玉裁注：「所謂藥中國老，安和七十二種石，一千二百種草者也。」𦰩即藥中甘草。據《本草綱目》，陝西河東州郡皆有之。可參閱桂馥《說文解字義證》「𦰩」字。

這個「𦰩」牽涉到下列諸字，需要說明：¹¹

一、《說文》竹部藍：「大箒也。从竹，監聲。」𦰪，古文藍如此。」艸部藍：「染青草也。从艸，監聲。」《汗簡》錄《義雲章》藍作𦰪，《古文四聲韻》錄《義雲章》作𦰪，內从艸。《集篆古文韻海》藍作𦰪（2.28）、《古文四聲韻》錄《演說文》藍作𦰪、𦰪（2.13），从竹。《集篆古文韻海》藍又作𦰪（2.28），內从林。

相互比較，知上列之字所从的「广」為「厂」變。《說文》古文與傳抄古文的藍和藍之下部所从「目」實為𦰩形訛變。徐在國先生曾有論證，可信。¹²

「甘」形演變趨勢據本文上列文字可排列如下：



《集韻》筴，「竹名」。《類篇》筴，「實中大竹」。徐在國先生認為「筴」似為「藍」字異體。「藍」或作「筴」屬於聲符互換。懷疑《說文》藍字古文「𦰪」是「廉」字的古文，假借為藍、藍（注同上）。

《集篆古文韻海》藍作𦰪（2.28），从林，與从竹、从艸義近，與上列「藍、藍」古文構形類同，也是以「甘」為聲，為「藍」之古文。「𦰩」、「筴」、「替」等所从之艸、竹、林等義近，可以互用。

藍、藍皆从「監」聲。監、甘，同屬見母談部，音近可通。如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本卷後古佚書《明君》之「鐘鼎壺汔」，整理者注云甘、監古音相近，故汔可借為鑑。¹³ 信陽楚簡2-09「二方濫」之濫讀為鑑。¹⁴ 又，包山楚簡所

¹⁰ 金文筆莫父貞的「莫」字省作與此形類似（容庚編著：《金文編》〔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〕，頁40），屬於特例，與此無關。

¹¹ 本文涉及傳抄古文者，主要參見李零、劉新光整理：《汗簡·古文四聲韻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。徐在國編：《傳抄古文字編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6年）。


¹² 徐在國：〈試說《說文》「藍」字古文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26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496。


¹³ 可參閱王輝編著：《古文字通假釋例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3年），頁936。


¹⁴ 可參閱劉信芳編著：《楚帛書通假匯釋》（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51。

見之「甘匡之歲」，劉信芳先生認為就是「口客監匡迺（適）楚之歲」之省，甘、監音通。¹⁵



出土古文字「藍」與《說文》篆文類同，从艸，監聲。如下列包山楚簡「藍」字：¹⁶

 王復於一郢之（歲） 新乙上·五四

 王廷於一郢之遊宮 包 二·七




 郢墜午之里人一訟登 包 二·九二


 王（王）復於一郢之歲 新 零·二九四、四八二

 王復於一郢之 新甲上·二九七

二、《古文四聲韻》錄《古老子》之「兼」、「謙」（2.27）作下列形：

兼 
謙  

徐在國先生認為是「甘」字省體，假借為「兼」。字从言、甘聲，為「謙」字異體。是从言，廉聲，為「謙」字繁體。¹⁷

廉與藍、藍同屬來母談部。廉从兼聲，兼屬見母談部，與甘同音。是《古老子》借「甘」或「藍」之古文為兼或謙（聲旁）。

三、清華簡《繫年》第三章「飛廉」的「廉」作下列形：¹⁸

 繫年014

 繫年014

整理者注八認為：「飛曆，即飛廉，曆、廉同屬談部。」飛廉，乃秦人之

¹⁵ 劉信芳撰：《包山楚簡解詁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3年），頁87。

¹⁶ 參見滕王生：《楚系簡帛文字編》增訂本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60。

¹⁷ 徐在國：〈試說《說文》「藍」字古文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26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497。

¹⁸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（貳）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1年12月）。

祖。李學勤先生認為，「曆」从「甘」聲，「廉」从「兼」聲，古音相近通假。¹⁹但也有不同意見，或以為从「兼」省。²⁰

我們認為，𣎵字與上列「藍」作𣎵類同，秝、林均與「艸」義近互用，下為「甘」，可隸定作曆，當為「藍」或「藍」字古文，讀為「廉」。²¹

中、木、禾形符互作習見，如下列諸字：²²

蘇，从木，又增从艸，篆書从禾

𣎵，甲骨文从四木，也从四中

世，金文或从木，或从竹

焚，甲骨文从艸，也从林

春，甲骨文从林，金文从艸

𣎵，甲骨文从林，也从艸

蔑，从禾，也从木

秦，从秝，秦公鐘从林

四、《說文》甘部曆，篆體作曆：「和也。从甘，从麻。麻，調也。甘亦聲。讀若函。」。此字本从𣎵从甘，後來隸變从「林」。𣎵與从「𣎵」作曆不同。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直接改為从「麻」从「甘」作曆，學者多从之。

我們不主張段注的更改，此字从「𣎵（麻）」，與曆、曆不是一字。目前古文字中尚未見到从「麻」的曆，可能只是時間問題。

古文字中的「𣎵」或「𣎵」字所从作下列形，至雲夢秦簡變為从「林」，遂與樹木「林」相混；楚簡多以「𣎵」為「麻」：²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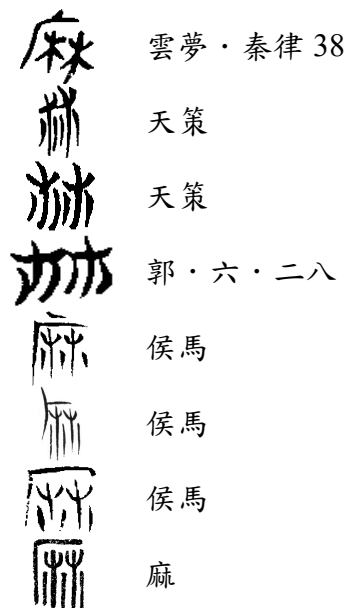
¹⁹ 李學勤：〈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〉，《初識清華簡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3年），頁140-144。

²⁰ 可參閱陳劍先生文及文中所列諸家討論文。陳劍：〈簡談對金文「蔑懋」問題的一些新認識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，發表日期：2017年5月5日，後刊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七輯（上海：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5月）。

²¹ 𣎵是否為「廉」字古文，可以討論。此字讀為「廉」則無疑。

²² 可參閱容庚編著：《金文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、劉釗主編：《新甲骨文編》增訂本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）、湯餘惠主編：《戰國文字編》修訂本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5年）等著作。

²³ 參見容庚編著：《金文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、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：《侯馬盟書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76年）、湯餘惠主編：《戰國文字編》修訂本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5年）、滕王生：《楚系簡帛文字編》增訂本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8年）等著作。



因此，《說文》的𦉳與上列𦉳、𦉳不是一字，段玉裁所改實不可從。²⁴

𦉳、𦉳與《說文》从「麻」的「𦉳」不是一字，還牽涉到爭議較大且至今未能解決的西周金文中的重大疑難問題「蔑曆」。其中曆，早期从「丄」。此字或讀「曆」，或讀「懋」，或以為从「廉」等，問題比較複雜，我們已另行撰文討論。此不贅述。但前面已經表明我們的意見，即𦉳當為籃或藍字古文，从替、替與从昔義同，讀為廉。²⁵

目前所見三晉貨幣及古地名中不見與「反昔」或「反甘」同名同字者，橋足布或有關布幣中也沒有單稱「反」者。根據上列布權銘文多為「地名」的情況，「反昔」應是一個地名。經反覆多方考慮，我們認為地名「反昔」與下列兩個地名有關：

一是「反原」或「阪泉」。「反」讀為从「反」得聲的「阪」沒有疑問。如《戰國策·楚策一》：「蒲反平陽相去百里。」《漢書·地理志》蒲反作蒲阪。《荀子·成相》：「患難哉，阪為先。」楊注：「阪與反同。」²⁶

昔，見母談部。原，疑母元部。泉，从母元部。見母與疑母同屬牙音。見母與从母為牙、齒通轉。元、談二部相近。從讀音方面考慮，「反昔」與「反

²⁴ 《集篆古文韻海》2.28曆作𦉳，與上列𦉳、𦉳字類同，本即「廉」字，而不是从「麻（ma）」的𦉳本字。可參見徐在國編：《傳抄古文字編》（中）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470。

²⁵ 黃錫全：《由清華簡《繫年》的「廉」字說到金文的「蔑廉」》，「紀念徐中舒先生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，成都：四川大學，會議舉辦日期：2018年10月20日。

²⁶ 高亨纂注、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9年），頁225。

原」或「阪泉」音近可通是沒有多大問題的。²⁷至於目前尚未見到𦵿與原或泉直通之例，可能只是時間問題。如清華簡《繫年》的「夫秦」，因文例就是「夫差」，秦與差通假，此前於文獻中二字直通之例未見。又如郭店楚簡《語叢一》色字作𦵿，从頁矣聲，似乎也不見以前文獻。他如閑與班、畔與破、板與鞭、天與殄等。²⁸因此，「反𦵿」讀作「反原」或「阪泉」，不足為奇。

二是見於《山海經·北山經》的「鹽販」：「又南三百里，曰景山，南望鹽販之澤。」郭璞云：鹽販之澤「即鹽池也；今在河東猗氏縣。」²⁹《山海經》成書約在戰國時代，其保留「鹽販之澤」即「鹽池」的稱謂頗為珍貴。說明「鹽池」就是「鹽販」之地的一個「澤」，「鹽販」就是當時地名。

「反𦵿」可讀「販鹽」。「反」讀為「販」沒有疑問。如《荀子·儒效》：「積反貨而為商賈。」楊注：「反讀為販。」鹽與𦵿、𦵿均从「監」聲，而𦵿、𦵿之古文从「𦵿」。甘、監同屬見母談部，例可通假。如前舉𦵿可借為鑑，「𦵿」讀為「鑑」、「甘𦵿」即「監𦵿」等即其佐證。

「販鹽」與「鹽販」或許有關。《說文》：「販，買賤賣貴者。从貝，反聲。」「鹽販」可能是因此地產鹽有販賣之利得名。「食鹽販賣之地」與「販賣食鹽之地」意思相通，故「鹽販」或可稱「販鹽」，「鹽販之澤」似可稱「販鹽之澤」。³⁰當然，也可能因其他原因前後顛倒稱呼。山西運城的鹽池，過去又稱鹽、鹽氏、司鹽城及鹽販等，稱呼不很固定。³¹

²⁷ 如《說文》𦵿，从厂，敢聲。《唐韻》魚音切。金文𦵿讀為𦵿或𦵿，如虢季子白盤「𦵿（𦵿、𦵿）允」。或讀為「嚴」，如士父鐘「其𦵿（嚴）在上」。郭店楚簡《老子》9「敢乎其如客」之敢，帛書乙本作「嚴」。敢，見母談部。嚴，疑母談部。𦵿、𦵿，曉母談部。可參見容庚編著：《金文編》，頁661；王輝編著：《古文字通假釋例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3年），頁939-941；劉信芳編著：《楚簡帛通假匯釋》（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52；白於藍編著：《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361。「丹與冉」通假。丹，端母元部；冉，日母談部。「壇與坎」通假。壇，定母元部；坎，溪母談部。可參見高亨纂注、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頁205、258。《說文》𦵿（juan）讀若𦵿（jian）。𦵿，精母元部；𦵿，精母談部。

²⁸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（貳）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1年12月），簡110。白於藍編著：《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6、27、300、327。

²⁹ 參見袁珂校注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（上海：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頁89。郭璞注：「今在河東猗氏縣，或無販字。」可能是另有傳本，以為「鹽販」之「販」與地名「鹽池」不搭而去掉「販」字之故。《山海經》「是一部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品，自古號稱奇書。全書雖說只有三萬一千多字，卻包含著關於我國古代地理、歷史、神話、民族、動物、植物、礦產、醫藥、宗教等多方面的內容，保存著豐富的資料，是研究上古社會的重要文獻」。「關於它的作者及其寫作年代，自西漢劉秀（歆）以來的正統說法，都認為是大禹、伯益所記」，在流傳過程中雖有所增削之處，但其價值不容低估。參見袁珂校注：《出版說明》，《山海經校注》（上海：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頁1。

³⁰ 鹽販，如錢穆讀為「鹽販」，與「虞阪」並舉。見錢穆：《史記地名考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），頁43-45。

³¹ 如《左傳·成公六年》：晉人謀去故絳。諸大夫皆曰：「必居郇、瑕氏之地，沃饒而近鹽，國利君樂，

無論怎麼理解，《山海經》記載「鹽販之澤」就是鹽池沒有疑問，「反𦵿」布權出在鹽池附近也沒有疑問，「反𦵿」又可以讀為「販鹽」，二者應該有某種聯繫。儘管目前一時還難以舉出確切例證，但二者均位於同一地帶應是可以推定的。

「反原」或「阪泉」具體位置歷來說法不一。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《中國歷史地名辭典》「阪泉」下云：「相傳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。其地所在說法不一：一說在今河北涿州縣東南，一說在今山西運城縣鹽池。」還有主張在北京延慶者。可見，這一著名地點究竟位於何處至今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重大疑難問題，學術界一直意見分歧。³²新見這枚「反𦵿」布權肯定屬於魏國，安邑曾為魏國都城，安邑西南不遠的鹽氏為魏國城邑，此權又恰恰出自鹽池所在的運城附近，「反𦵿」又可以讀為「反原」或「阪泉」，其地應在山西運城鹽池一帶，與《山海經》記載「鹽販」同地。如此，黃帝戰炎帝這一重大歷史問題或有可能因這枚「反𦵿」布權的發現而得到確認或解決。³³由於這一問題情況比較複雜，我們另有小文討論。³⁴

目前所見橋足布重量不一。如「安邑二釐」重在17.7-31.5克，一般多在28克上下。一釐布重12.5-16克，一般多在14克上下。半釐布重6-8.1克，多在7克上下。「梁布」三種也大致相同。³⁵前列「梁府」權大者重22.9克，「半」字小者重10克。「法律衛權」重26克，「公」權重23.8克，此權標明「半釐之冢（重）」，實重11.25克。

不可失也。」杜注：「鹽，鹽也。猗氏縣鹽池是。」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828）：「鹽即鹽池，今曰解池。《穆天子傳》『至於鹽』，《說文》『鹽，河東鹽池』，均可以為證。」《說文》：「鹽，河東鹽池，袤五十一里，廣七里，周百十六里，從鹽省，古聲。」《史記·秦本紀》：「昭襄王十一年，齊、韓、魏、趙、宋、中山五國共攻秦，至鹽氏而還。」《集解》引徐廣曰：「鹽，一作監。」《正義》引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鹽故城，一名司鹽城，在蒲州安邑縣。」按：掌鹽池之官，因稱氏。」錢穆按：「司鹽城，今安邑縣西南十五里。」（見錢穆：《史記地名考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），頁652）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：《中國歷史地名辭典》（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706）「鹽氏邑」下云：「戰國魏地，即今山西運城縣。」

³² 筆者一時覽及到下列論文：曲辰：〈阪泉之戰究竟發生在哪裡？〉，《文史知識》2008年7期；王彩梅：〈論炎黃阪泉之戰的地理位置及相關問題〉（《北京社會科學》1992年4期）以為阪泉在北京延慶。陳平：〈古阪泉、涿鹿地望考〉（《北京文博》1996年3期，收入其著《燕秦文化研究》（北京：燕山出版社，2003年））主張在延慶。張志斌：〈中冀·阪泉、涿鹿考辨〉（《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》第18卷第5期〔2000年10月〕），主張在運城鹽池。王克林：〈「阪泉」「涿鹿」之戰——華夏文明起「河東」的歷史見證〉（上）（運城新聞網，發表日期：2015年9月29日）認為「涿鹿之戰」在山西芮城，北離濁澤也不遠。

³³ 這只是根據現有材料所作的大膽推測，還有待更多材料的證實。因為牽涉到重大的歷史地理問題，文中意見僅供關心這一問題的學者參考。

³⁴ 黃錫全：《小小錢幣與帝國史地——從一枚布權窺探黃帝與炎帝爭戰之地》，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「貨幣與王朝——國際視野下錢幣的影響與改變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，發表日期：2019年11月13-14日。

³⁵ 可參閱黃錫全：《先秦貨幣通論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118-119。

另有一枚鑄有「半釐之冢（重）」銘文的圓權，重11.8克：



此枚「半釐之冢」圓錢與「反甘半釐之冢（重）」的重量差不太多，說明「公」權、「梁府」權大者及「法律衡權」為一釐權。估計當時一釐在23-26克左右，「半釐」在11.5-13克左右。若此，布權重與布幣實際平均重量幾乎相差一半。其間涉及到的原因和問題，有學者曾認為，「出現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性：一是當時鑄造的就是面額價值大於實際重量的輕幣。一是戰國中晚期為了適應各國之間不同衡制單位的換算，曾有過一次衡制改革，釐的重量減輕，可能就是這次改革的結果。根據有關情況，後一種可能性較大」。³⁶

上列布權標明是用來稱量或規範當時流通「半釐」或一釐之重者，「反甘」半釐橋足布按規定應該重在11.25克左右，為何權重與實際貨幣出現這種差距，其中原因有可能是多方面的。如因流通量增大、發行批次增多，造成前後重量不統一，為不時調整或規範市場，故需製作標準權重予以應對。有關問題，還有待新的發現與深入研究。

橋足布主要是魏都安邑和遷都大梁時所鑄，鑄行年代當在戰國中期前後。³⁷魏國橋足布及有關貨幣中還沒有銘文為「反甘」者，我們相信今後一定會有發現。

³⁶ 李家浩：〈戰國時代的「冢」字〉，《語言學論叢》第7輯（1981年）。

³⁷ 可參閱何琳儀：〈橋形布幣考〉，收入何琳儀：《古幣叢考》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172；黃錫全：《先秦貨幣通論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115-125。

參考文獻

近代專書

- 《中國錢幣大辭典》編纂委員會編：《中國錢幣大辭典·先秦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。
-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：《侯馬盟書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76年。
- 王 輝編著：《古文字通假釋例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3年。
- 白於藍編著：《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吳良寶編纂：《先秦貨幣文字編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。
- 李 零、劉新光整理：《汗簡·古文四聲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- 容庚編著：《金文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。
- 徐在國編：《傳抄古文字編》，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6年。
- 袁珂校注：〈出版說明〉，《山海經校注》，上海：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。
- 高亨纂注、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9年。
- 崔 淳、唐洪玉編著：《寒鴻軒禧泉集拓》，2015年10月1日印行，上冊。
-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（貳）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1年12月。
-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：《中國歷史地名辭典》，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，1989年。
- 湯餘惠主編：《戰國文字編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5年，修訂本。
- 湯志彪編著：《三晉文字編》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三冊，。
- 黃錫全：《先秦貨幣通論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楊伯峻：《春秋左傳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- 劉信芳：《包山楚簡解詁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3年。
- 劉信芳編著：《楚帛書通假匯釋》，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1年。
- 劉釗主編：《新甲骨文編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，增訂本。
- 滕王生：《楚系簡帛文字編》，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8年，增訂本。
- 錢 穆：《史記地名考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。
- 羅福頤主編：《古璽彙編》2825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1年。

期刊論文

王彩梅：〈論炎黃阪泉之戰的地理位置及相關問題〉，《北京社會科學》1992年4期。

曲 辰：〈阪泉之戰究竟發生在哪裡？〉，《文史知識》2008年7期。

何琳儀：〈橋形布幣考〉，收入氏著：《古幣叢考》，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。

李家浩：〈戰國時代的「冢」字〉，《語言學論叢》第7輯，1981年。

李學勤：〈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〉，《初識清華簡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3年。

杜金娥：〈談西漢稱錢衡的砝碼〉，《文物》1982年8期。又見《天津歷史博物館藏中國歷代貨幣》，天津：天津楊柳青畫社出版，1990年。

徐在國：〈試說《說文》「藍」字古文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26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。

張志斌：〈中冀·阪泉·涿鹿考辨〉，《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》第18卷第5期，2000年10月。

陳 平：〈古阪泉、涿鹿地望考〉（《北京文博》1996年3期，收入氏著《燕秦文化研究》，北京：燕山出版社，2003年。

陳 劍：〈關於「宅陽四鈴」等「布權」的一點意見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6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。

黃錫全：〈新見一枚「宅陽」布權〉，《中國錢幣》2004年2期。

黃錫全：〈新見布權試析〉，刊於《揖芬集——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》，上海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2年。後收入拙作：《先秦貨幣研究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年。

黃錫全：《小小錢幣與帝國史地——從一枚布權窺探黃帝與炎帝爭戰之地》，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「貨幣與王朝——國際視野下錢幣的影響與改變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，發表日期：2019年11月13-14日。

黃錫全：《由清華簡《繫年》的「廉」字說到金文的「蔑廉」》，「紀念徐中舒先生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，成都：四川大學，會議舉辦日期：2018年10月20日。

網路資料

王克林：〈「阪泉」「涿鹿」之戰——華夏文明起「河東」的歷史見證〉（上），運城新聞網，發表日期：2015年9月29日。

陳 劍：〈簡談對金文「蔑懋」問題的一些新認識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，發表日期：2017年5月5日，後刊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七輯，上海：古籍出版社。